Believe之版 (常意念文學) (新)

文/神經内科 主治醫師 呂明桂

編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暨體系院所為鼓勵在國內外具有博士學位的醫師,或已接受兩年以上研究訓練的主治醫師,從事醫學研究,以利本院學術發展,因而訂定「醫師科學家」獎助辦法,今年開始實施。

第一批獲得「醫師科學家」獎助的有兩位醫師,其中一位是神經部呂明桂醫師,他擁有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細胞生物暨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另一位則是精神醫學部一般精神科主任蘇冠賓醫師,蘇主任是英國國王學院精神醫學博士。

呂明桂醫師與同仁分享他當初放下行醫生涯,離鄉背井到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心路歷程。 他說:「唯有相信自己,方能築夢踏實!」

查到 图,我們知道沒有止境,但若在工作 數年之後,要放下熟悉的一切,離鄉 背井到遠在9000公里之外的異地刻苦生活數年,面對許多不可知的未來,相信許多人和 我當初的想法一樣,除了有勇氣的傻瓜,會 這樣做的人大概不多吧?

2007年8月23日,我還是決定當個有勇氣的傻瓜。在前往法蘭克福的飛機上,看著皎潔的月光,第一次覺得台灣的月亮真美。想想這輩子離開家鄉最久的時候,除了大一在北港和服兵役在桃園,就屬這次了。這次是在遙遠的德意志!

參加國際會議,開啓到德國攻讀的契機

能有這樣的機會,並非偶然。在臨床工 作了一段時間,雖然不斷的累積臨床經驗和 知識,但面對許多難纏的疾病,我們還是無能為力,總希望能有更好的方法來了解疾病的生理及病理機轉,並尋找治療的可能。在神經科學的領域,想學習新的觀念,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出國進修。決定前往德國之前,也曾考慮美、英等國的大學,畢竟在那兒不用擔心語言的問題。然而,或許是上天的安排,2006年9月,國際臨床神經生理學會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辦,藉著海報發表的機會,我認識了Dr. Ziemann,他是以磁刺激研究大腦神經可塑性的國際知名學者。聽完他的演講之後,我也大概決定了未來研究的方向。

回國後我開始和Ziemann教授密切聯繫,也將出國進修這個想法向蔡崇豪主任報



2007年2月,我決定先去一趟法蘭克福 大學神經科,確認那邊的實驗室可以執行我 想從事的研究。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我已 經從我們自己的實驗室獲得許多寶貴的研究 經驗,這些經驗讓我縮短很多在異地重新摸

置身友誼之中,堅持寂寞的研究之路

索的時間。

德意志民族向來不以熱情好客聞名, 但讓我驚訝的是我的德國同事們非常隨和親 切。我們會討論研究細節,也會談論足球戰 績,甚至會評論不同地區的啤酒。當地即使 是很年輕的醫師,對研究工作也普遍懷著熱 忱,他們對國際事務的關心更超乎我的想 像,有時候甚至是他們通知我關於台灣的第 一手消息!與他們共事給我最大的感觸是, 德國的年輕人很早就準備好了,不管在哪個 方面,他們都積極想成為世界的中心。實驗 室成員分別來自澳洲、日本、芬蘭、中國等 國家,提供了在那裡研究的學者互相認識及 交換意見的機會。

研究工作有時需要和志同道合的夥伴討論,但更多時候是要耐得住寂寞孤單。由於我的腦波實驗準備工作繁瑣,紀錄時間長,往往分析完數據已是夜深人靜。在深夜獨自走回家的路上,常常會與草坪上的野兔群不期而遇,久而久之,實驗室同事們只要聽到誰昨晚又看到野兔了,就會彼此慰問打氣,也算是一段難忘的回憶。

談到難忘的回憶,和家人在法蘭克福生活了近3年,自然有數不清的點點滴滴。法蘭克福是一個相當國際化和自由化的都市,一半以上人口都是外籍人士,各種族和宗教都能和平共存。我們在那裡認識了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也很高興他們或許會因為我們而記得台灣。由於這是一個國際性都市,我的破德語使用的場合不會太頻繁,也由於交通便利,我們經常利用便宜又方便的火車到鄰近城市走走逛逛。大體而言,德國境內算是一個相當自由、理性、寧靜的環境。當然每個地方都有缺陷,我不是社會學家,社會的陰暗面也就不是我學習和觀察的重點了。

記得勒內·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 我在」嗎?客觀的世界和真理不會隨人們而 變,但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卻是極為主觀的, 因此這位哲學家要人們學會「普遍懷疑」 這件事:「我懷疑一切,但我不能懷疑『我 懷疑』這件事本身。」異地求學,我也曾經 歷「普遍懷疑」的過程,例如:假說是否正 確?是否有能力在時間內完成所有計畫?是 否能順利完成口試等等。或許是幸運,或許 因為懷著一些莫名的勇氣與執著,使我能以 sehr gut(very good)的成績順利取得博士學 位。

對我來說,這趟原本充滿懷疑的旅程 最後已變成一趟believe之旅。唯有相信自 己,方能築夢踏實。Believe and forwardlooking,願與各位共勉!